



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点问题的观点

系列 198 2017 年 04 月 24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Matthew Schroth (mas2443@columbia.edu)

如何应对工作离岸外包引发的强烈反应? *

Terutomo Ozawa **

与贸易理论相反, 新兴市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很少能够立即得到利用。他们通常需要在金融、营销和劳动力培训等领域得到支持。在这个全球化时代, 跨国公司 (MNEs) 也在为新兴市场提供支持, 他们热切地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来为其供应链寻找低成本的区位。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一站式”地为新兴市场提供其所缺乏的要素。他们都充分地补充了比较优势, 并通过其卓越的能力来增强自身实力。这使得低工资水平的制造业更具竞争力, 并加强了出口驱动的追赶效应。

然而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母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必然会遭受更多的失业, 从而进一步地损害受影响的团体。替代资本相对较为自由并且可以重复跨境使用 (正如跨国公司业务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各种流动性限制, 替代劳动力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消费者无疑会受益于廉价的进口商品, 但是失业的消费者并不会在这方面受益。新兴市场受跨国公司帮助的追赶效应发展得越快, 对跨国公司母国的工人团体而言弊端就越大。跨国公司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动机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利润, 但会减少母国的社会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政治上的强烈反应。

由于跨国公司将工厂大量迁移至中国和墨西哥, 曾经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主要职业的蓝领工作有所减少。可以肯定的是, 自动化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并且其影响会在未来日益增强。但是, 美国工厂越来越多地依赖外国机器人,¹ 从而缺乏在国内创造高技能工作岗位的机会。此外, 美国面临着机器人操作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短缺, 从而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欧洲和日本也在为失业问题而烦恼。然而, 工作离岸外包对美国的损害最大。作为世界上最富有、

最开放的市场，美国充斥着来自新兴市场的进口商品（许多是跨国公司外包生产的）。发达经济体希望新兴市场的追赶效应会创造新的出口市场，因而对其进行协助并且容忍不断上涨的贸易调整成本。

跨国公司的工作离岸外包和雇佣外国高技能工人是解决美国高工资和熟练技工短缺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其他方式包括效率提升战略（例如尖端机器人和技能再培训），但这些方法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跨国公司可能会反驳说母国过度的监管和高额的公司税会妨碍这些以母国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资源丰富的国家从寻求市场准入机会的跨国公司中获得让步。同样，追赶经济体（仍然半开放）对寻求市场的跨国公司施加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合资、技术转让和地方采购）。在这方面，中国最有效地利用了其市场。类似地，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也应该在贸易谈判中同等地作为议价工具。

欧洲和美国以往的经验表明了应如何鼓励国内就业。首先，进口关税会引发“关税激增工厂”。例如，欧洲共同市场（有利于其成员国）——以及后来的欧盟（进一步将非会员国置于不利的境地）——将跨国公司工厂视为这样一个广阔市场的新内部成员。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以相似的方式来吸引投资。其次，“自愿出口限制”或称“有序营销协议”（以“自愿”为特征，没有遭受报复的风险）的外交智慧将工厂吸引到了欧美。关税、有吸引力的市场和自愿主义是吸引国内就业的三大关键。

特朗普总统基于这些诱因而提出的强烈呼吁（“如果你想在这里销售商品，那么就要在这里进行生产；否则就要交关税”）可以视为短期的权宜之计。他的长期增长战略（减税、放松管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成功，将使美国经济变得更为强大，鼓励更多国内生产。事实上，他的做法已经使多个跨国公司“自愿”承诺更多“新的”工作，尽管马丁·沃尔夫认为“这不会将‘原有的’工作回迁至美国本土”²。然而，更好的权宜之计（没有关税威胁和报复）可能是签订一些临时契约使跨国公司在一些特殊的限制条款下“自愿”限制工作离岸外包和/或扩大国内生产。这给了跨国公司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并且可能更符合其利益（包括那些能够迅速占领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中国跨国公司）。此外，倡导公司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跨国公司母国的工人。例如，除非新的工作得到保证，否则让他们在被同样的工人取代之之前训练外国工人是不合情理的。鉴于美国熟练技工日益短缺的情况，企业应该被授权参与培养一批技术熟练的本地工人。

目前，贸易调整援助方案（技能再培训、团体复兴）是美国和欧洲唯一持久的措施。不过，尽管沃尔夫认为它们是“最佳回应”且在过去五十年间曾多次进行调整，它们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能够被免除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可能会进一步地进行工作离岸外包

由于多边主义的衰退以及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与全球化跨国公司在内的双边契约时代的兴起，现在是时候该重新考虑如何应对工作离岸外包引发的强烈反应。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翻译)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表达的观点不代表 CCSI 或哥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意见。

Terutomo Ozawa (T.Ozawa@colostate.edu)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和哥伦比亚商学院日本经济与商业中心的研究助理。本篇 *投资展望* 部分基于 Terutomo Ozawa 的“世界经济的演变：跨国公司和结构转型的雁行理论”一书（北安普顿，马萨诸塞：埃尔加，2016 年）。作者特别感谢同行评议员 Yair Aharoni, Stephen Kobrin 和 Manuel Montes 的宝贵意见。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ISSN 2158-3579)** 是同行评议刊物。

¹“驱动美国工厂：外国机器人”，华尔街日报，2017 年 3 月 27 日。

²“强硬谈判不会带回就业机会”，金融时报，2017 年 1 月 31 日。

转载请注明：“Terutomo Ozawa, ‘如何应对工作离岸外包引发的强烈反应?’ , No. 198, 2017 年 04 月 24 日。” 转载须经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授权。转载副本需发送到哥伦比亚中心的 ccsi@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Matthew Schroth, mas2443@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csi.columbia.edu>。

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

- No. 197, Ana Arias Urones and Ashraf Ali Mahate, “FDI sectorial diversification: the trade-transport-tourism nexus,” April 10, 2017.
- No. 196, John Gaffney, “The Equal Representation in Arbitration Pledge: two comments on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March 27, 2017.
- No. 195, Laza Kekic, “FDI to the UK will remain robust post-Brexit,” March 13, 2017.
- No. 194, Ilan Strauss and Vasiliki Mavroeidi, “How India can benefit from FDI: lessons from China,” February 27, 2017.
- No. 193, David Collins, “Investment contracts are not a substitute for investment treaties,” February 13, 2017.

所有之前的《FDI 展望》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